

## 心藏筆露：揮之不去的畏懼

這個黃昏，全叔再踏□沉重的步伐回家。迎接他的是幾乎足不出戶，在家勞累了一整天的全嬸。甫進屋內，全叔即乖乖地直奔浴室洗澡，將所有衣物換掉。全嬸又再忙得不可開交，希望在弄晚飯前將一切清理妥當。

自兩年前退休，從上海回歸香港老家，全叔便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更樂在其中，沒料如今痛苦已掩蓋歡樂。全因他這兩年目睹老妻從早到晚耗盡時間和體力洗洗抹抹，儘管腰骨和手指關節被弄得疼痛不已，雙手也被清潔劑傷得枯乾皮破，她也不肯停下來，亦不讓丈夫幫忙，生怕他越弄越髒。

每次全叔歸家，全嬸都如臨大敵，先以消毒藥水反覆抹淨門柄，同時下令丈夫這「帶菌者」立刻洗澡，也爭分奪秒地將他的衣服、鞋、襪洗刷乾淨，接□又把浴室徹底清洗。晚飯後，全嬸再花上至少兩小時洗澡和重新洗刷浴室。結果活躍的全叔每天只敢外出一遍，免得妻子加倍辛勞。

老人中心的王姑娘見全叔鬱鬱寡歡，便向他了解原因，希望找出問題根源。猶幸全嬸願意接受外展護士的探訪，細訴自己內心鬥爭。其實她明白異常的潔癖蠶食了她的生活，但畏懼受污染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，理智招架不來，結果她總是身不由己，日以繼夜地忍受身心痛苦，重複潔淨居所。

全嬸經轉介接受精神專科治療，醫生診斷她患上強迫症，她正服用提升血清素的藥物及接受心理治療，並與丈夫一起接受輔導。雖然她頑固的潔癖於短時間內不能消除，至少心情有漸漸放鬆，睡得比以前好，夫婦倆人的痛苦也慢慢紓緩了不少。

撰文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精神科醫生王婉芬

(轉載自蘋果日報 | 心藏筆露 2016-11-29)



## 揮之不去的畏懼

隔周二刊出

這個黃昏，全叔再踏□沉重的步伐回家。迎接他的是幾乎足不出戶，在家勞累了一整天的全嬸。甫進屋內，全叔即乖乖地直奔浴室洗澡，將所有衣物換掉。全嬸又再忙得不可開交，希望在弄晚飯前將一切清理妥當。

自兩年前退休，從上海回歸香港老家，全叔便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更樂在其中，沒料如今痛苦已掩蓋歡樂。全因他這兩年目睹老妻從早到晚耗盡時間和體力洗洗抹抹，儘管腰骨和手指關節被弄得疼痛不已，雙手也被清潔劑傷得枯乾皮破，她也不肯停下來，亦不讓丈夫幫忙，生怕他

越弄越髒。

每次全叔歸家，全嬸都如臨大敵，先以消毒藥水反覆抹淨門柄，同時下令丈夫這「帶菌者」立刻洗澡，也爭分奪秒地將他的衣服、鞋、襪洗刷乾淨，接着又把浴室徹底清洗。晚飯後，全嬸再花上至少兩小時洗澡和重新洗刷浴室。結果活躍的全叔每天只敢外出一遍，免得妻子加倍辛勞。

老人中心的王姑娘見全叔鬱鬱寡歡，便向他了解原因，希望找出問題根源。猶幸全嬸願意接受外展護士的探訪，細訴自己內心鬥爭。其實她明白異常的潔癖蠶食了她的生活，但畏懼受污染

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，理智招架不來，結果她總是身不由己，日以繼夜地忍受身心痛苦，重複潔淨居所。

全嬸經轉介接受精神專科治療，醫生診斷她患上強迫症，她正服用提升血清素的藥物及接受心理治療，並與丈夫一起接受輔導。雖然她頑固的潔癖於短時間內不能消除，至少心情有漸漸放鬆，睡得比以前好，夫婦倆人的痛苦也慢慢紓緩了不少。

撰文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 
精神科醫生王婉芬